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肖克凡

(下)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肖克凡

〈下〉

卷

重点作家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大水泡

刘实那年前往邯郸，走的是德石路。火车到达辛集，一位中年男子上车，不声不响坐在刘实的对面。这中年男子五短身材，脸部毛细血管凸露，面孔仿佛是用紫色开斯米毛线织就，给人以“网”的强烈印象，看上去很不舒服。这种面孔如果出现在北京的大街上，肯定影响市容。

刘实想离开这张“网”，就四处打量着，寻找空位。这时候“网”说话了。他说如果刘实想调换座位，最好前往十号车厢，那里空气最好，因为列车长办公席在那里，没人敢于吸烟。

刘实掏出香烟说，十号车厢就不要去了，还是坐在这里吧。中年男子淡淡一笑，然后开始跟刘实聊天儿。

聊天儿，中年男子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容，很从容，令人感到他毫无机心。他告诉刘实，他的名字叫李逢，原籍河北吴桥，后来落户内蒙古，先是以打猎为生，二十年前他却举不起猎枪了，改行专门从事草原科研工作。他说出“草原科研”四字的时候，咬字清晰，起到了“逻辑重音”的强调作用。刘实听他说到的“面对野牛不忍开枪”的事迹，感到几分惊讶，很想深入询问下去，可惜这时候李逢到站下车了。

李逢没有名片，下车之前他在一本杂志上写下了姓名与通讯地址。他的汉字写得很好：李逢，内蒙古伊克昭盟（大水泡）李氏科研站。

他将杂志递还刘实，十分郑重地说，你要想详细了解我的科研成果，请按照地址从邮局汇来二百元资料费，我一定及时把全部科研成果资料寄给你的。

他的这番话，引起周围乘客们的哄笑。李逢就在人们的哄笑声中，拎起提包下车走了。

二百元资料费。老虎吃天，大张口。刘实身旁的乘客普遍认为，李



逢是个大骗子。

刘实拿起杂志,看到这本名《草原科研》杂志的封面上,李逢还写了一行字:我的强项是驯化(野生)山鸡、深井(高密度)养鱼、化妆狩猎以及破译鸟语。

刘实笑了,认为这是李逢的广告。他翻开这本没有合法刊号的杂志,看到里面的八篇文章都是李逢写的,其中一篇详细谈到破译鸟语的基本方法,并强调留鸟与候鸟的鸣叫差异。刘实读罢文章,受到震动。他将默默无语将这本李逢主编并非法印行的《草原科研》杂志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一路无语。

刘实在邯郸住了几天,准备离去。他收拾行李,又看到那本杂志。不知为什么刘实产生了强烈的好奇的心理,居然去了邮局,按照地址给李逢寄去二百元钱,并附言索取资料云云。明知上当受骗,却情不自禁,这就叫神差鬼使。同时刘实不得不承认,李逢已经对他产生了无形的吸引力。尤其是李逢在文章里谈到当年化妆打猎的情景,顶着牛头,披着牛皮,居然能够走到距离野牛群不足五米的地方,开枪。李逢坦言,有时候动物比人类更容易受到欺骗。这句话对刘实启发很大。

尽管如此,刘实汇去了二百元人民币,仍然是泥牛入海,没了消息。刘实将此事讲给朋友们,大家听说刘实是自愿迈入陷阱,毫不同情。

李逢果然是个大骗子。刘实就这样白白交了二百元“草原科研”的“学费”。

一年之后的春天里,刘实出差内蒙古。其时,刘实已经将那二百元学费忘记了。当刘实到达东胜市,蓦然想起李逢其人。这里就是伊克昭盟。由于时间宽裕,刘实决定前往大水泡,寻找李逢其人。刘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动机就连刘实自己也说不清楚。人,有时候是情绪化的动物。譬如说那一群野牛。

大水泡地处偏远,一派荒凉。刘实到达“李氏科研站”的时候,已是下午。刘实向一个放羊的老汉询问李逢的下落,放羊老汉伸手指着远处。刘实便朝着远处那座摇摇欲坠的牌楼走去。

刘实看到牌楼用油漆写了一副对联,已经斑驳不堪。上联“相信科



学很不容易”，下联“成果推广毫无办法”。横披是“食宿自理”。

刘实站在牌楼前，心里竟然感到一阵失意，他仿佛失去老友一般，转身快快离去。

刘实很想询问详情，可是那放羊的老汉已经不见了。

刘实回到东胜市，住进一家招待所的二楼房间，心里仍然想着李逢那张毛细血管凸露的面孔。刘实失眠了，并不完全因为那二百元人民币。

夜间，刘实房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刘实伸手抓起听筒，喂了一声。

刘实你还没有睡吧？我是李逢。

刘实惊了，一时不知所措。有生以来，刘实首次感到深夜对话的特殊味道——这电话仿佛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打来的。

李逢慢条斯理说，你千万不要害怕，我没死。我如果死了是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打电话的。我相信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不会从邮局给我汇款了。你给我汇来二百元人民币，就说明你相信科学，尤其是相信我的草原科学。

刘实渐渐镇定下来。因为刘实相信，即使真是鬼，他也不会沿着电话线钻过来吧。刘实开始小心翼翼地询问。

李逢告诉刘实，他已经收到三十九个人的汇款，但他无一回复，只是静观事态发展。然而，最为令他深感遗憾的是三十九个汇款者，至今无人登门问罪。看来真正相信科学的人，并不多。

刘实说，这很正常，为了二百元钱是没人愿意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的。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是二十万元也没人愿意付出这份辛苦的。

李逢在电话里告诉刘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深深感到失望。李逢再次强调，他的草原科研工作，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一件大事情。举凡大事情，往往很难。

李逢重重叹了一口气，似乎非常失望地说，难道这三十九个人里真的就没有一个执著的人？



刘实说,有啊,我不是已经来了吗?

李逢突然放声大笑,颇有几分世外高人的味道。看来,刘实的突然抵达,真的使李逢感到极其兴奋。

李逢在电话里告诉刘实,明天上午十点钟,他将会见日本著名企业家“太阳株市会社”总裁小岛一郎先生。当然,这位日本客人不在三十九人之列。届时,如果刘实如约到达,完全可以在“李氏科研站”的现场见到李逢。看来,李逢的《草原科研》已经引起东瀛友邦的惊诧了。

第二天,刘实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现场。远远的,刘实看见几辆高级轿车停在那里。七八个人身材笔直地站在那里。这种站姿,无疑说明他们是日本人。

远方,李逢坐在一个高坡上,嘴里突然打了一个响哨。几只山鸡朝着李逢飞来,落在他的周围。渐渐地,飞来的山鸡愈来愈多,由几十只而几百只,数不清了。

那几个日本人兴奋起来,叽叽哇哇说着大和民族的语言。当然不是“八格牙路”什么的。刘实观察着这个场面,认为以小岛一郎为首的日本鬼子一定是被李逢精通鸟语的绝技给惊呆了。尽管日本属于科学技术极其发达的国家,但他们只能研制“机器鸟”。此时在他们面前飞翔的,乃是中国内蒙古草原上的真鸟。这一大群真鸟在日本鬼子眼里正是一笔令人眩目的资源——不耗饲料,无须喂养,招之即来,自由成长。

日本朋友们纷纷鼓掌,表达着此时的心境。

李逢果然活着,没死,然而刘实还是一时无法弄清,他究竟是一个大骗子呢还是一个不为俗人所识的旷世高人。

是啊,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李逢呢,此时坐在远处的高坡上,淡淡笑着。这个地方名叫大水泡。

很大很大的一个水泡。



最后一个工人

1

周家林听到工厂即将合资的消息，是“五·一”的那天中午。每年的国际劳动节，他都要随着妻子到岳母家去，雷打不动。今年四十八岁的周家林结婚已经二十四年了，他在岳母家里过了二十四个“五·一”。对一个工人家庭来说，“五·一”节自然应当合家团聚，趁机改善一下伙食。譬如说炖肉或熬鱼，还有包饺子什么的，让肠胃繁忙一下。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岳母住在安平里工人新村。当年这里是著名的卫星城。工人新村奠基的时候市委书记说这里的平房均为临时建筑，不出三年，都将推倒重盖，建成高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十年过去了，不见楼房踪影。住进工人新村平房的小媳妇们，也都成了姥姥。

周家林的岳母，也是如此。

当今实行大公休，每星期五天工作制。因此中国人引进许多洋人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以及愚人节。中西合璧，节日多如牛毛。于是“五·一”之类的传统节日渐趋冷清，仿佛是掺了水的白酒，淡而无味。

周家林正是喝着那种淡而无味的低度白酒，坐在岳母家里听到内弟讲起工厂合资的事情。内弟当工人的时候，属于那种浑身都长满了耳朵的消息灵通人士。如今内弟当了干部，浑身又都长满了嘴。

每年的五·一节，周家林都能在岳母家里与内弟相遇。虽说他们同在一座工厂里上班，平时也是很少见面的。这就好比猴子与猩猩，虽然



同属灵长目，却分别关在两个笼子里。

岳母已经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的岳母耳聪目明，每逢“五·一”必然操刀下厨，煎炒烹炸，以示郑重。这的确使人肃然起敬。瘦小枯干的老太太早在日伪时期就是一家棉纺厂的童工，饱受折磨。她伤病在身，退休多年竟然健在，应当说是一个奇迹。老太太平常十分关心祖国的棉纺工业，常常竖起大姆指用那沙哑的声音说：“棉纺行业，上青天！”

她说的是中国棉纺工业的三大基地：上海，青岛，天津。孰不知这早就是老黄历了。老太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国棉十八厂已经两年没发工资，接近全面停产。儿女们对她采取愚民政策，绝对是只报喜不报忧，她就以为祖国棉纺工业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因此她活得非常硬朗。每年五·一节亲自下厨炒上几个拿手好菜，目的是慰劳活跃在祖国工业生产第一线的儿女们。

当然也包括姑爷周家林。

老太太只炒四个菜，求的是四平八稳的吉祥。她炒的第三个菜是古老肉。端上桌子的时候听着却像是“孤老肉”。

周家林对如今时兴的这种低度白酒不以为然，淡而又淡，失去了白酒那种先天的刚烈本性。古老肉上桌的时候，内弟说起了工厂合资的前景。内弟的本行是一个出色的电工。内弟的光荣历史就是曾在伊朗驻中国大使馆里当过两年电气技师，能讲几句英语并养成了不吃猪肉的良好习惯。完成援外任务，内弟回到工厂当了生产科的副科长。从此在内弟面前周家林总是怀有自卑心理。虽说自己在铸工车间也曾多次被评为技术标兵，但与内弟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内弟口若悬河的时候，周家林静静听着就像一个小学生。

岳母又炒了一个糖醋面筋。这就是老太太的第四个拿手好菜。妻子将糖醋面筋端上桌子。内弟透露说这一次是与德国合资。是联邦德国而不是纳粹德国。两德早已统一，也就不分东德与西德了。周家林脱口问道：“如今德国的首都不会是慕尼黑吧？”

身为生产科副科长的内弟看了看姐夫说：“你别是在讽刺我吧？说我是一个口若悬河的空谈家？告诉你吧姐夫，如今信息时代，必须知道



很多事情才成！你知道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跟戴安娜王妃离婚的消息吗？目前中国的第三者插足也很普遍。你知道克林顿的媳妇叫什么名字吗？西拉里！”

他喝了一口白酒对内弟说：“英国王室的事情我不大清楚。我光知道戈尔巴乔夫的媳妇名叫赖莎，当年她访问日本的时候还到自由市场去买鱼。当年我就看出苏联的物资很不丰富。哎我说咱们别提这些超越国境的事情了。你还是给我说一说工厂的合资内幕吧。”

内弟养成了不吃猪肉的习惯，他夹了一筷子糖醋面筋然后用报丧的口吻说：“这一次工厂合资，你们铸工车间算是彻底完了，根本就没有你们的戏，撤销！今后工厂需要的铸件，全部扩散到乡镇企业去。你们的厂房啊，腾出来！腾出来改做金工车间，制造‘小水电’，就是专供山区小型水库安装的那种发电机组。你们呀跟合资全无关系。”

周家林追问内弟：“我们铸工车间的工人怎么办呢？二百多号人呐！”

“遣散！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去合资车间当清洁工。其余的，只能听命由天啦。这就叫做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咱们算是赶上这惊心动魄的时刻啦。大动荡大改组大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机遇。”

周家林的妻子名叫崔才花，是工厂装配车间的一名装配钳工，发福之后她干活儿猫不下腰，就被安排到仓库里去当保管员。听说工厂要合资，这位保管员连声对自己的弟弟说：“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安排我去合资车间。工资很高啊！”弟弟笑了笑说：“姐，你也不看一看，中外合资的女工有你这样的三围吗？这一次又不是跟阿拉伯国家合资。”

听弟弟挖苦自己，崔才花立即火了：“你姐夫大半辈子啦都没嫌我胖，你倒长起了别人的志气，灭了自家的威风！你逼急了我就移居沙特阿拉伯。”

七十六岁的老太太显然听清了儿子与闺女的谈话，她颤着身子凑上来说：“是啊，当年日本人招收纺织女工，也是先看模样和身段。歪瓜咧枣的，不要。解放之后，我们女工才真正翻身得解放，无论长得是俊



是丑，都是企业主人翁！”

听了老太太的话，崔才花只得干干一笑：“当年我也是一个苗条的女人，都怪社会主义把我养成了一个胖子。”

老太太绝对正统：“工人阶级一员，不许说反话！”

周家林试探着问内弟：“你，这一次保准能去合资吧？”

内弟自斟自饮，将一碟干煸牛肉丝吃得一干二净，嘿嘿一笑说：“姐夫，你千万不要忘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原理。别人都闹着去合资，我偏偏不去。这就叫敌进我退。人活着，可要充分掌握唯物辩证法啊。”

周家林呆呆望着内弟，仿佛看见一个正在酗酒的哲学家。

“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一问。咱厂，为什么非要跟外国人合资呢？咱们自己干就不成啊？”他小心翼翼问着内弟。

内弟似乎被姐夫的这个问题给难住了，举着酒杯想了想：“是啊，咱厂为什么非要跟外国人合资呢？兴许这就是潮流吧。”

这时崔才花端上四碟小菜。周家林非常惊讶，平时从未见过妻子制做这种酸辣可口的朝鲜风味小菜。崔才花撇撇嘴说：“我浑身都是优点，你慢慢发现吧。”

“这小菜，你是跟谁学的？”周家林饶有兴趣继续问道。

崔才花大声说：“阿妈尼！”

七十六岁的老太太笑了：“年轻的时候跟高丽大妈住邻居，得了真传。”

内弟说：“这事儿我怎么不记得？”

崔才花讽刺弟弟：“你天生就是大人物，记不住鸡毛蒜皮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工人家庭的“五·一”节日气氛。温而不馨，空而不虚。

临近阳历年的时候，出访欧洲的书记和厂长终于回来了。工厂立即宣布与德国人合资。那一道“柏林墙”矗立起来，将过去的工厂拦腰切成两个世界。前院称为“中德合资重型电机制造公司”，门前挂上新匾，俗称“洋厂”，从原有的四千名工人之中几经筛选，招精兵一千，最低工资八百八十元起价。凡被选入合资的工人，无不欢欣鼓舞，颇有获得新生之感，这一千名工人，个个满面红光，仿佛减去了十岁。



后院依然属于中国,剩余工人三千。据内弟向姐夫透露:方案初拟这三千名工人之中,提前退休八百,病退三百,除名一百八,加之自动辞职五百,去向不明者二百。最后所剩一千零二十名工人,组成“水电设备制配厂”,俗称“国厂”,今后专门生产山区所需小型水电机组。力求挖掘国有企业的巨大潜力,早日走上集约发展的道路。

这次合资,铸工车间的结局最为悲惨,家园彻底丧失。失落的工人仿佛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又无力回天。堂堂铸工车间却只有两个捣乱份子跳了出来。一个是清砂工人屠维明,一个是火炉工人胡成。都是年过四十岁的汉子。

这两个被编入“国厂”下岗行列的工人,都属于矽肺病患者。多年的劳作使他们的肺泡里粉尘沉积,患上无法治愈的职业病。屠维明和胡成四处去找厂长申诉。厂长合资去了,正忙着与德国人研究如何开拓国内市场。站在会议室门外,这两位职业病患者大声叫嚷起来。

“妈的!老子是计划经济时期患的职业病,如今一句话你就商品时代啦!我们的职业病也是商品,你们要花钱把这个商品收购回去!”

人们都忙着合资,对他们的呼吁置若罔闻。

屠维明与胡成当场大声宣布:“前往市委门口静坐,讨回一个公道。”

也不知道他俩是否去了市委。反正有消息说,屠胡二人被公安局抓走了。

于是,心怀不满的工人们平静下来,静观事态发展。

坐落在后院的“国厂”重新任命了常务副厂长。这位常务副厂长居然就是周家林的内弟。工厂原来的那十几位领导干部,全都抢着合资去了。于是周家林的内弟脱颖而出,趁着乱子坐上“国厂”的第二把交椅。这个位置相当于水泊梁山的二寨主卢俊义。内弟成了卢俊义,但他本名仍叫崔才焕。崔才焕走马上任,成了崔副厂长。

崔才花兴奋异常地对周家林说:“我们崔家祖上有德,出了一个厂长。”

她显然高兴得太早了。崔才焕上任之后就大义灭亲,将自己的姐



姐列入下岗女工的行列。气得崔才花一连哭了三天。

周家林终于意识到,内弟崔才焕平日里韬光养晦的,绝对是个人物。

崔副厂长找到周家林说:“姐夫,你虽然被留下了,可是你知道事情的内幕吗?若不是我为你说了几句好话,你肯定划入下岗待业的行列了。唉,虽然留下了可目前也无法安排你的工作。铸工车间没了,你这个铸工能干什么呢?总不能让你去卖臭豆腐吧?你一定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

周家林笑了笑说:“最坏的结局不就是下岗回家吗?你姐姐已经被你逼得申请回家自谋生路了。我还有什么要怕的呢!夫妻双双把家还呗。”

内弟身材粗壮,棱角分明的脸上有着一双精致的三角型眼睛,炯炯放光。他讲一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川鲁闽浙冀皖语音兼而有之。这就使人根本无法判断他是何方人氏。其实他就是本地土产。不知为什么许多人都认为崔才焕是一个复员军人。总之在人们心目之中崔才焕属于正面人物。此时他问周家林:“姐夫,我让我姐姐下岗待业,她一定最恨我吧?”

姐夫笑了笑:“不。你姐姐最恨万恶的旧社会。”

崔才焕笑了:“旧社会……”

初冬的太阳,照在周家林瘦瘦的脸上,也照在崔才焕棱角突出的脸上。

周家林原本是铸工车间的造型工。如今铸工车间毁了,他就认为自己成了烈士遗孤。遇到这种时代,每个人随时都面临着改行的挑战。你明明是一个车工,你必须改行去打铁。你明明是一个钳工,偏偏要你去烧锅炉。你不能适应这种巨变就只能下岗回家待业。待业就是失业。“是啊,千万不能失业。我周家林今年四十八岁了,又要脱胎换骨。除了铸造这行当,我还有什么本领呢?”

这样想着,周家林信步朝着柏林墙走去。是啊,除了铸造我还有什么本领呢?我会理发。这二十多年来的午休时间里总是有人找我理



发,数以千计。另外我还会修理自行车、配钥匙、偏方治牙疼……

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江忆兰。

江忆兰当年曾是“三·八”焊接小组的铁姑娘,创下了大干三天三夜紧握焊枪不离焊缝的感人事迹。如今她也有四十岁了。不知道这次合资之后她将面临什么处境。渐渐,周家林感到一丝惆怅爬上心头。做为一个中年男人倘若暗中怀有花心,那么他承认自己偷偷爱着江忆兰。

走近柏林墙了。柏林墙上开了一座大门。大门属于欧洲建筑风格,门卫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设备科原来的副科长徐二狗。

徐二狗大声说:“周家林!如今工厂合资了。进出这座大门要有门票。门票你懂吗?就是一张允许你进进出出的通行卡。”

“你怎么变成洋厂的门卫啦?”他问与自己同庚的徐二狗。

“嘿嘿,我这个人就是能官能民,能上能下,能大能小,能折能弯。这就叫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的重新站队。”徐二狗俨然一个乐观主义者。

周家林心中暗想:“真是不得了啊!这工厂合资就好像二次投胎,重新出世。一个大活人眨眼之间就变了一个样子。”这样想着,他抬起头来远远看着大门里面的天地——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徐二狗压低声音对他说:“操!只来了几个德国人,就合资啦!将咱厂一刀劈成两块。喂,你在‘国厂’每月工资多少钱?”

周家林眨了眨小眼睛说:“保密。”

2

原来的铸工车间改造为“国厂”金工车间,必须经历一次脱胎换骨才成。崔才焕不愧是在外国大使馆里见过世面的人,当了常务副厂长立即就能进入角色。他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施工队伍,一边改建车间,一边始清理“国厂”的厂区。

周家林被派去清理露天仓库。

他认为仓库就是一座工厂博物馆。这里的馆藏,令人感到工厂的



博大精深。

铸工车间的家当,首先要说砂箱。几十年的积累,砂箱仓库仿佛成了一座锈迹斑斑的钢铁废墟。一只砂箱就是一部史书,蕴含着一个失传的故事。所谓砂箱其实就是铸造用的工艺装备,生铁铸就。它们层层叠叠堆在一起,勾勾联联倚在一处,看上去关系极其复杂,令人费解。

周家林开着一座门式起重机,简称“龙门吊”。他心里盘算着怎样用三天时间完成清理任务。他的助手是一个姓方外号叫“方便面”的小伙子。

“今年你才三十岁吧?年纪轻轻的怎么不去合资呢?”

方便面手里拎着一根钢丝绳说:“干活儿的时候,尤其是起重引钩的时候,不能聊天儿。安全第一。”

周家林这才想起,去年春节前夕方便面在清砂的时候被砸断一只手指。

方便面将钢丝绳挂在一只锈迹斑斑的砂箱上,说了一声:“起!”

吱吱嘎嘎的龙门吊车缓缓将这一只巨大的砂箱吊了起来。砂箱底部,泛开一片湿土,露出一条蠕动的大蛇。

方便面被吓得尖叫起来。其实周家林从小就是一个怕蛇的孩子,此时为了维护男人的尊严,他强做镇定,操纵着龙门吊车朝前行走。

一条即将进入冬眠的大蛇,就这样被强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周家林心中很是内疚,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开着龙门吊车将砂箱缓缓卸在空场上。一群乡镇企业派来的壮汉,一个个都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派头,抡着十八磅的大锤嘿哟嘿哟正在劈铁。砂箱被劈成碎块儿,成了回炉的原料,装上卡车运走。看着这个热烈的场面,周家林点燃一支烟,使劲抽了起来。

方便面走过来自言自语说:“赵忠祥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刚才那条大蛇一定会被弄死的。我就是属蛇的。这年头儿伤害同类也是要遭到报应的。”

周家林递去一支烟说:“工人与工人是同类。我也没看见有谁遭到了报应。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听了这话,方便面渐渐镇定下来。

崔才焕领着几个女工扛着扫帚从这里走过:“周家林!方便面!你俩去整理成品库吧。三天时间一定要把场地清理出来!”

周家林朝自己的内弟点了点头,算是回答。方便面小声嘟哝着:“如今我们是磨房里的磨盘,听驴的调遣。”

成品库里已有几路人马正在清理那一堆堆存放多年的铸件。周家林又问方便面:“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不去合资呢?”

方便面伸手抹了抹了嘴角说:“那资,也不是我想合就能合的呀?你小舅子就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如今又当了常务副厂长。你怎么也没去合资呢?崔才焕为了树立廉洁无私的形象,让你媳妇提前下了岗。我说的没错吧?”

方便面的一番话,揭了周家林的伤疤。是啊,崔才焕这家伙果然是一个心硬如铁的男人,他摇身一变当了‘国厂’的常务副厂长,不但不让自己的姐夫进入中外合资的“洋厂”,还逼着一奶同胞的姐姐主动申请下岗,回家自谋生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小子一下就落了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名声。为了达到搞活国有企业的目的,官运亨通的崔才焕不惜与自己的姐姐反目成仇。

周家林认为小舅子不是一个好饼。

吃过午饭,终于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崔才焕拎起那条出土的大蛇,出了工厂大门进了一家专做粤菜的餐馆,立马就卖了四十块钱。然后又将那四十元钱捐给了工会,存着备用。

妈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周家林想起了历史上拔剑斩蛇的刘邦,心中暗想:“崔才焕这家伙胸怀大志又敢于大义灭亲,将来兴许能成气候。”

方便面启动了龙门吊车,又开始干活儿了。成品库很大,堆满了几十年以来出产的铸件。不知为什么,这一批批在“大干快上”口号下突击生产出来的铸件,却迟迟没能派上用场而多年沉睡在这里,任凭风雨锈蚀着。

周家林看见那根长达十六米的球墨铸铁的大轴静静躺在枯草丛



中,心头不禁一热。四十八岁的周家林面相并不显老,当他激动起来时候,愈发显得年轻。方便面坐在一旁吸烟,根本不知道周家林为什么激动起来。伸手摸了摸这根大轴,周家林一下觉得自己老了。

方便面将两道钢索拴在大轴的两端,准备起吊。

周家林突然大发感慨:“这根大轴足有十吨,你知道它的来历吗?”

方便面摇了摇头,对这根大轴的历史毫无兴趣。

一个乡镇企业厂长模样的汉子,紫红着脸膛走过来大声问:“这根大轴有什么来历啊?你跟我说一说。”

“跟你说一说?你是哪一部分的!”周家林颇为不屑地说。

紫脸汉子大大咧咧说:“我是来收购这儿的废铁的。你们的铸工车间撤消啦,往后这些铸件呢都迁到我们九里镇铸造厂去生产啦!嘿嘿,这也叫工农联盟啊。”

“你来收购废铁?”周家林指了指那根大轴:“废铁?这根大轴是一九五九年铸造的,全市的六位八级铸工,聚集一起攻坚克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六位顶尖高手,联袂铸造这根球墨铸铁的大轴。朱老总当天就到现场参观……”

紫脸汉子立即问道:“朱老总,你说的是宏运公司的总经理呀?”

周家林怒了:“朱老总就是朱德!朱德这个名字你知道不知道哇?你这个人怎么任屁都不懂呢?”

紫脸汉子嘿嘿一笑,挠了挠头皮说:“嗨!昨天跟一个姓朱的总经理喝的酒。人们都叫他朱老总……”

周家林心里想,这年头的伪劣产品太多了。姓朱的总经理都敢自称是朱老总。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站出来号称自己是毛主席的转世灵童。真他妈的操蛋!”

那根被朱老总视察过的球墨铸铁大轴就这样被龙门吊车缓缓吊起,装在一辆加长卡车上,运走了。方便面凑过来小声问他:“你见过朱德?”

望着远去的大卡车,他摇了摇头说:“这故事是我师傅说的。我师傅见过朱老总。”



“你师傅呢？”

“早就退休了。矽肺病。大前年死啦。”

这时，周家林心里猛地冒出一个念头：“既然聚集了当时本市六位八级铸工一道会战，大获成功。为什么那根大轴一搁就是三十多年，迟迟没有派上用场呢？如今，它却当做废铁给拉走了。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想到这里，周家林的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坏，仿佛将一只腐烂的苹果吃到了胃里。整整一个下午，他都不言不语，默默地干活儿。成品库里积压了很多铸件，有的正是他当年亲手铸造的。譬如说那一台八吨重的高压泵体，已经在这里放了整整十二年。十二年前，他的师傅还没有退休呢。

方便面似乎看出他心情郁闷，就主动递来一支烟卷。周家林知道方便面这个小伙子平时非常小气，从来不向别人敬烟。于是他从方便面那只伤残的左手上接过烟卷，随口问道：“大家为什么都叫你方便面呢？”

“我穷。天天中午只吃一袋方便面。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外号。三年了。”听了这话，周家林默然。

方便面突然问道：“周家林，你说这辈子咱们还能过上好日子吗？”

他就朝方便面笑了笑：“人人对好日子的理解，各有不同。咱们还是先干活儿吧。马克思不是说劳动必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吗？现在咱们就需要劳动。”

方便面说：“我没看过马克思写的书。”

周家林说：“肯定比琼瑶写的好。”

终于在成品库的角落里看见了当年被称为“争气车床”的轨辊车床的床身。周家林一下子激动起来，抡着手里的铁锨，气喘吁吁清除着地上的杂草。

巨大的轨辊车床的床身，终于完全显露出来了。周家林目光炯炯，不停地搓着双手，渐渐亢奋起来。

“小方！这就是当年机械部下达给咱厂的光荣任务，支援朝鲜民主